

天气渐暖，有文友在群内提议，周末聚一聚。见此提议，立即有人说，吃春饼，且不去饭店，自己在家做。一说吃春饼，我首先响应。因为我喜欢吃春饼，一年四季，不只在春暖花开之时。

胶东人爱吃春饼的习俗由来已久，比如民国版《黄县志·民俗·岁时》中说，黄县（今龙口）“旧有迎春之俗，作土牛，肩游东郊，群集竞看，人抱孩稚过土牛，撒豆其上，谓出豆（痘）稀；节日，鞭土牛，谓之打春；争夺牛首，谓得者获丰稔；又啖春饼，谓之咬春”。

春饼起于何时，我说不清，可春饼之俗，源于春盘，则确凿无疑。杜甫曾在《立春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春日春盘细生菜。”春盘最初的做法，是在盘子里放上大蒜、韭菜等五种辛辣刺激的蔬菜（故又称“五辛盘”）。待后来有了面粉，这几种蔬菜才被放入饼中，卷在一起吃。

古人卷入春饼中的辛辣性蔬菜，有的早已远离今人的餐桌，如红苜蓿。“山有乔松，隰有游龙”（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），其中的“游龙”就是生长在水边、有一种特别辛辣味道的红苜蓿。古人将红苜蓿浸湿的种子装在葫芦里，挂在火塘边促其发芽，等到其生出鲜嫩的豆芽，剪下来做“春盘”。苏轼就在诗中写道：“喜见春盘得蓼芽”（《次韵曾仲锡元日见寄》）“蓼茸蒿笋试春盘”（《浣溪沙·细雨斜风作晓寒》）。

有的至今仍为人喜爱，且是餐桌上的重要菜品。比如“一畦春雨足，翠发翦还生”（宋·刘子翥《园蔬十咏·韭》）的韭菜。

“正月葱，二月韭。”韭菜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，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韭，菜也。一种而久者，故谓之韭。象形，在一之上。一，地也。生山中者名藟。”许慎说，“韭”字的形状，好像一排排的菜苗生在“一”所代表的土地上，其一次种下，可多次收割，故而得音“久”。

古人极重祭祀，依时节不同，分别用不同的时令食物去祭献宗庙，“庶人春荐韭，夏荐麦，秋荐黍，冬荐稻”（《礼记·王制》）。有意思的是，古人还给四季祭献的食品分别搭配好了食材，“韭以卵，麦以鱼，黍以

# 春日春盘细生菜

□张铁鹰

豚，稻以雁”。“韭以卵”就是今人餐桌上的“韭菜炒鸡蛋”。为何要这样搭配？不只味美，在古人看来，“韭之性温，则阳类也，故以配卵，卵阴物故也”。

显然，春盘中寓有先人的养生之道。随着春天的来临，阴消阳长，食用辛味食物，助养阳、扶正气，可预防疾病。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孔子，最懂这个道理。他吃东西特别讲究季节与时令的习惯，从《易经》可以得到解释：冬至“一阳生”，腊月“二阳生”，正月“三阳生”。而孔子“不时，不食”的智慧，在春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即使在今天，人们吃春盘时，也依然是“不得其酱，不食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。

“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葱。”鲜嫩可口又能“助发五脏气”的春韭，自然成了待客的佳

蔬。公元759年，48岁的杜甫已是满头白发，疾病的折磨、如影随形的忧思，令本该如日中天的壮年诗人，显得非常憔悴和老态。这年春天，结束了洛阳省亲的杜甫在贫病交加中，准备返回华州。途中与少时故友卫八的不期而遇，令他欣喜欲狂。卫八邀杜甫至家中，忙不迭地“驱儿罗酒浆”“夜雨剪春韭”。

20年间，杜甫和卫八，一个四处奔走，心力交瘁；一个隐居山野，与世隔绝。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二人当年的一声“再见”，原以为是再也见不到，所以，乱世之中的偶然重逢，彼此不免都觉得恍如梦境。这次短暂的相聚，故友家宴的温馨，往昔韶华的逝去，都被杜甫写进了令后世读来仍不免唏嘘的《赠卫八处士》一诗之中。

相较于杜甫的乱世感慨，面对好友倾情端上的春盘，苏轼则吃出了另一番滋味。

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苏轼被任命为汝州团练副使。奉旨“量移汝州”前，他先去看望了弟弟苏辙，游览了庐山；途中，他赴金陵，专程拜访了政治宿敌王安石，与其“一笑泯恩仇”。在王安石处待了一个多月，有了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”（《次荆公韵四绝·其三》）感悟的苏轼，到达泗州后，“从刘倩叔游南山”，其间，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”（《浣溪沙·细雨斜风作晓寒》）。

一缕春韭，让杜甫感慨“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”；一碟春盘，让苏轼朗吟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

# 春姑娘的调色板

□王坤

冬天交给春姑娘一块光亮秃秃的画板，灰蒙蒙的底色，不免有些单调，黑黢黢的线条，略显萧条昏暗。

迎春花笑了，漫山遍野尽戴黄金甲，捷足先登成了春天的报幕员。玉兰开了，露出雍容华贵的笑脸，从容典雅风度翩翩。

春花姑娘肩负着人间的期望重任，用心构思精巧纤手，匠心独运布局谋篇，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斑斓，编织出一簇簇五彩斑斓。

在这个冬去春未醒的时节里，白玉兰正如春天朦胧的眼睛，似睡非睡，好奇地感受着春天的神秘，畅享着飘飘欲仙的美妙，激扬着如痴如醉的心情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白玉兰是春天的眼睛。透过这扇窗户，我窥见了迫不及待赶来的春天：迎春花在一派荒芜里，早早就星星燎原，领唱着春天的歌谣；魅惑的樱花展露笑容，竞相绽放；梅花写意，杏花闹春，桃花迷春，杜鹃花染红了春天……姹紫嫣红醉了春天。

春天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。当冬天仓皇逃离后，春天便在绵绵细雨中款款而至。小草绿了，山野绿了，绿水青山，诗意盎然。踏青的人们纷至沓来，欢呼春天，领航春天，活跃春天。

玉兰终于睁开大眼睛，敞开心窗，仰天大笑，伴着春风，笑声传遍了神州大地。

# 花心起墨晕

□方寸

面杖好久没拿了，瓜果模具放在哪个抽屉里？5年前买了两个套餐，想要洗一册照片，可照片至今没选。

什么时候开始，需要朋友圈的提醒才知道四时运转？什么时候开始，需要撞见才知道花儿已然开放？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些曾经的生活乐趣、美妙滋味已渐渐远去？

“我告诉你哦，就是失去了热爱生活的能力！”同事姐姐的这句话惊挺了我的脊背。这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姐姐，胸中有丘壑，杆中有文墨，笔下有江山，妙文能生花，曾经也是那么热爱生活，特别擅长描画生活。

“看我现在，走哪儿就是这么一个帆布包。”她臂膀上挂着的则是一个弯月大肚帆布包，而我手上拎着的则是一个方形扁肚帆布包。后背一层汗，瞬间涌上脑门。

同事姐姐说完就走了，身边身后的人一个一个过去了，他们的身影慢慢变小，点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音乐是人类爱和智慧的升华，是人类对理想的憧憬和呼唤。如果说，读书是解忧良药，喝茶是品味人生，那么，听歌就是放飞心情，让灵魂乘着音乐的翅膀，飞舞九天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《水手》算得上是最励志的歌曲了。当时，我正在读高中，上课走神，下课抱个篮球跑到篮球场，日子过得浑浑噩噩。有天晚自习，前位朱小乙戴着白色的耳机偷偷听歌，旋律激昂，节奏铿锵，我听得心动，就跟他借过来听了听。没想到一下子就“中了毒”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“苦涩的沙，吹痛脸庞的感觉，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……”这朴实无华的歌词，像重锤敲打在我的胸口，我心中的那堵墙轰然倒塌，突然觉得，自己多么的愚蠢和短视，这是虚度光阴啊。后来又听了《星星点灯》，沉睡的灵魂慢慢苏醒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朱小乙告诉我，郑智化是一位残疾歌手，凭借坚强的意志、不服输的精神，创作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催人奋进。我再听《水手》，渐渐领悟到歌曲蕴含的哲理：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奋发学习，拼命追赶，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脑子里总是回响一句歌词：“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，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……”

“青春少年是样样红，你是主人翁，要雨得雨要风得风，鱼跃龙门就不同”。每当听到黄安的《样样红》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欢快愉悦，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。高大的梧桐树、幽深的小径、白发苍苍的教授、朝气蓬勃的天之骄子，阳光下灿烂，风雨中奔跑，课堂上奋笔疾书，球场上奔跑跳跃，挥洒汗水，张扬青春。哭过，笑过，做自己的梦，走自己的路。元旦晚会，一个女生即兴演唱《样样红》，清脆甜美的嗓音演绎着飞扬的青春，引得同学们高声喝彩。年少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如今聆听这首老歌，满满的回忆和温馨，如一壶老酒，历久弥新，芳香满怀。

可西里，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，成群结队的藏羚羊，美丽，辽阔，寂寥，寒冷。一对大学生恋人来到这里，作为环保志愿者采集各种数据。可是，男孩不幸倒在了白雪皑皑的山路上，这是最后一次数据汇总了，他的手里，紧紧握着要送给女孩的一朵淡淡的纤弱的白花。刀郎采风知道了这个故事，感动之余填词作曲，一首《西海情歌》横空出世。沙哑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和磁性；深沉的悲凉，厚重沧桑；质朴的歌词，真挚的情感，紧紧抓住听众的心：“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，爱再难以续情缘，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”听着听着，仿佛穿越到雪域高原，巍峨峭拔的雪山绵亘不绝，身披白色披风的巨人变化多端。伫立在雪山之巅，企盼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，却望不见心上人——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听着听着，不觉泪流满面。

闲暇，听一首歌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本书，静下心来，慢下脚步，卸下重负，品味人生，在慢悠悠的静时光中，聆听或婉转或悠扬或轻快或厚重的歌曲，聆听情怀的宣泄，聆听灵魂的呐喊，让音乐漫漶全身，渗透五脏六腑，忘却自己，忘却喧嚣和烦扰，忘却纷繁冗杂，忘却功利名禄，一颗躁动的心，慢慢沉静下来，回归安宁和纯真。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有没有一首歌，触及你的灵魂，让你浑身战栗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忆起往昔的美好，感叹韶华易逝、青春不再？有没有一首歌，听着听着，泪流满面？



# 季节的风铃

□于云福

季节的风铃，弹奏着风与海的交响，轻抚着礁石，湿润冬日凛冽的沧桑。

春花烂漫，渲染着海岸绿意盎然的张杨浪花如雪，在我心间回旋荡漾。

海鸥远翔，在天际画出自由的曲线，圆满一轮崭新的朝阳，海鸥低徊，在身边啁啾着春日的嘹亮，唤醒青春梦想，扬帆远航。

波光粼粼的海面，交融着天空无比的蔚蓝，翻开了春水共长天一色的篇章，渔舟鸣唱，歌声在醉人的号子里迎风飘扬。

街头与巷尾，欢声笑语在暖风里绽放，幸福摇曳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的船桨，在春天，谱写出一行行明媚的希望，点燃家乡永恒的荣光。

# 难忘儿时上春山

□康勤修

“二月杨柳醉春烟，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，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，一江春水绿如蓝。”眼下，歌曲《上春山》火爆，把春日的美好唱进了无数人的心田。这优美动听的旋律，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儿时“上春山”的那些事情。

犹记得，儿时的春天里，每当春风起处，蛰伏在田野的万物便一点点探出头来，如同解开了束缚一般，撒欢儿长起来。春和景明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也是我和小伙伴上春山挖野菜、折杨柳的好时候。这个时节，离开了大人的视野和管束的我们，像一群快乐的小鸟，尽情嬉戏，尽兴地野，尽管不知道什么是踏青，但收获的快乐却是无与伦比的。

记得过去在农村，流传着“咬春”的习俗。听老一辈人说，“咬”一口春天，春便活了，春天吃进了嘴里，也入了心。被人们称为“春鲜”的野食，大都蕴藏着大自然的“野”和“鲜”，其采食期大多很短，往往稍纵即逝。如果想品尝这些“春日限定”，就必须与时间赛跑不可。

食春鲜，不仅果腹，心亦安，因为它唤醒新一年的生长，新一年的滋味。记得儿时我们挖过、吃过的野菜，有荠菜、苦菜、曲曲芽、灰灰菜、老鸦嘴、车前草等。我们挖回来后，母亲一棵棵择净，放进热水里烫一烫，沥干水，撒上一小点盐，滴上少许酱油、香油，拌匀，装盘，端上饭桌，就是一盘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过去，母亲对于野菜的烹饪颇有心得，她认为，一点点盐就能激发野菜的鲜美，这正应了那句“最鲜美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”。

“小园五亩剪蓬蒿，便觉人间迹可逃。”朋友们，在春光明媚、万物勃发的美好季节里，何不走到户外，走进大自然，亲自采摘一些天然无公害的野菜，用春天大自然的鲜味，来打造一家人最富诗意的美味餐桌，在激活舌尖味蕾的同时，也让野菜野味来滋润、填补人们的乡愁？我看这就挺好。

灰褐色的原野莽莽苍苍，雪姑娘悄无声息地远走他乡，孤苦无依的冬天渐渐苍老，慢慢消失在季节深处，只留下被寒风裹挟过的大地，还有挺立在大地上的树木，倒伏于地上的枯草。

山林中，传来几声鸟鸣，清脆的音调滋润了季节的神经，驱散了风声鹤唳的阴森之气。淡淡的云彩在阔达的天上淡淡地飘着，悠闲，潇洒，惬意。

远山，仿佛一幅水墨画，轮廓清晰，有如风韵雅致的少女，羞羞答答。眼前，小桥、回廊、人家，未闻流水潺潺，几个盆景，造型别致，苍老的线条诉说着被压抑的痛苦和无奈。

不远处，十几只花翎红冠的大公鸡在地上不停地啄食，偶尔昂起头来，左顾右盼，或竖起耳朵“咯咯”地叫着，然后低下头继续觅食，倒也潇洒，无忧无虑。

忽然，几株曲柳惊艳了我的眼睛。弯曲的枝条，仿佛经

想起了以前，总爱盯着花草树木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展叶，什么时候抽条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零落成泥。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渔人码头看郁金香，去南山公园看一坡梅花，坐在樱花树下赏落英缤纷，去夹河湿地遥望一亩荷塘。在门前小花园里刨出几个坑，种下一棵桃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石榴，还有一棵无花果、几丛月季，沿着围墙栏杆种下一溜蔷薇。春天看花朵，夏天赏花墙，秋天摘花果，冬天再堆一个大雪人，给他插上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围上红色的羊毛围巾，戴上黄色的毛线帽子。

夏天去野外烧烤，冬天温酒看雪飘。花半个上午做一顿“猫耳朵”，或者费半个晚上做一个一篮子酥果。去海边，去山上，去河堰，拍一套全家写真……多久没做这些事情了？烧烤炉子不知放在哪个角落，生大锈了吧？哪年买的一瓶黄酒，至今还有半瓶。拚

迎春花开了！行至下坡拐角处，我停住脚步。身上罩着长款羽绒服，脚上穿着长毛棉球鞋，腿上裹着加绒厚棉裤，脖子上还戴着羊绒大围巾。一阵风打着转从高大的杨树枝杈间俯冲而下，我赶紧用手捂住鼻子，凉意才没有上窜，不然眼泪该流下来了。

上星期不是还飘了两天小雪，到了两天旋风吗？风刀割脸疼，人人拱肩缩背只想窝在被窝里。塔山积雪覆盖，衬得墨色松柏和黑色枝丫风情别样，心中总憾不能执笔一画长留美景，徒余叹息。老家，二舅在果园里走来走去，恨不能把身上的棉大衣变成棉大褂，罩住所有果树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在风雅人眼中是诗意，是胜景，在他眼里却是寒意和衰景，雪花把梨树冻坏了咋整？

前两天，朋友圈里大语惊惶，我也看到办公室花盆里有一只小虫子钻出泥土，这似乎使我意识到春天来了。当我再次来到室外被寒凉包裹时，那点儿微小意识也就随风而去了。是的，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时令已到，但在我的感觉里，在很多人的感觉里，春天还远着呢。所以，当看到那簇娇黄的迎春花时，我呆住了。

# 窥春

□林春山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白玉兰是春天的眼睛。透过这扇窗户，我窥见了迫不及待赶来的春天：迎春花在一派荒芜里，早早就星星燎原，领唱着春天的歌谣；魅惑的樱花展露笑容，竞相绽放；梅花写意，杏花闹春，桃花迷春，杜鹃花染红了春天……姹紫嫣红醉了春天。

春天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。当冬天仓皇逃离后，春天便在绵绵细雨中款款而至。小草绿了，山野绿了，绿水青山，诗意盎然。踏青的人们纷至沓来，欢呼春天，领航春天，活跃春天。

玉兰终于睁开大眼睛，敞开心窗，仰天大笑，伴着春风，笑声传遍了神州大地。

想起了以前，总爱盯着花草树木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展叶，什么时候抽条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零落成泥。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渔人码头看郁金香，去南山公园看一坡梅花，坐在樱花树下赏落英缤纷，去夹河湿地遥望一亩荷塘。在门前小花园里刨出几个坑，种下一棵桃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石榴，还有一棵无花果、几丛月季，沿着围墙栏杆种下一溜蔷薇。春天看花朵，夏天赏花墙，秋天摘花果，冬天再堆一个大雪人，给他插上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围上红色的羊毛围巾，戴上黄色的毛线帽子。

夏天去野外烧烤，冬天温酒看雪飘。花半个上午做一顿“猫耳朵”，或者费半个晚上做一个一篮子酥果。去海边，去山上，去河堰，拍一套全家写真……多久没做这些事情了？烧烤炉子不知放在哪个角落，生大锈了吧？哪年买的一瓶黄酒，至今还有半瓶。拚

想起了以前，总爱盯着花草树木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展叶，什么时候抽条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零落成泥。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渔人码头看郁金香，去南山公园看一坡梅花，坐在樱花树下赏落英缤纷，去夹河湿地遥望一亩荷塘。在门前小花园里刨出几个坑，种下一棵桃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石榴，还有一棵无花果、几丛月季，沿着围墙栏杆种下一溜蔷薇。春天看花朵，夏天赏花墙，秋天摘花果，冬天再堆一个大雪人，给他插上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围上红色的羊毛围巾，戴上黄色的毛线帽子。

想起了以前，总爱盯着花草树木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展叶，什么时候抽条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零落成泥。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渔人码头看郁金香，去南山公园看一坡梅花，坐在樱花树下赏落英缤纷，去夹河湿地遥望一亩荷塘。在门前小花园里刨出几个坑，种下一棵桃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石榴，还有一棵无花果、几丛月季，沿着围墙栏杆种下一溜蔷薇。春天看花朵，夏天赏花墙，秋天摘花果，冬天再堆一个大雪人，给他插上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围上红色的羊毛围巾，戴上黄色的毛线帽子。

想起了以前，总爱盯着花草树木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展叶，什么时候抽条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零落成泥。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人和孩子去渔人码头看郁金香，去南山公园看一坡梅花，坐在樱花树下赏落英缤纷，去夹河湿地遥望一亩荷塘。在门前小花园里刨出几个坑，种下一棵桃树、一棵杏树、一棵石榴，还有一棵无花果、几丛月季，沿着围墙栏杆种下一溜蔷薇。春天看花朵，夏天赏花墙，秋天摘花果，冬天再堆一个大雪人，给他插上橙色的胡萝卜鼻子，围上红色的羊毛围巾，戴上黄色的毛线帽子。